

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三重批判

——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关系思想

刘翠峰 薛秀军

【摘要】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针对性地批判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他着重批判拉萨尔“劳动超自然创造力”的论断,科学剖析劳动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揭穿拉萨尔“劳动所得平等分配”的幻想,探讨实行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社会历史条件;驳斥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为废除私有制而实现劳动解放指明方向。对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批判内在地贯穿于马克思发展唯物史观的思想进程中,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马克思;拉萨尔;劳动;批判

【作者简介】刘翠峰(1993-),男,江西赣州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薛秀军,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21)。

【原文出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衡阳),2024.1.71~7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走出思辨的囚笼——马克思三大哲学批判思想研究”资助(编号:22FZXBO04);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重点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资助(编号:23ZDBM15)。

拉萨尔在生命最后两年(1862年底至1864年8月拉萨尔去世)鼓动工人阶级同普鲁士容克贵族合作,走所谓和平过渡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马克思坚决断绝了与拉萨尔的关系^{[1]219}。在1868年10月13日《致约翰·巴蒂斯特·施韦泽》的信中,马克思直白地宣告,在“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将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1]295}。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重新整合时,爱森纳赫派为拉拢拉萨尔派不惜牺牲革命原则,制定出充斥着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为此马克思迅速写成《哥达纲领批判》,揭露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真面目(因此对拉萨尔派的批判等同于对拉萨尔思想的批判)。由于种种原因,《哥达纲领批判》写成后只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流传,直到1891年恩格斯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科学的行动纲领才得以公开,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对谬误的批判和对真理的揭示。在这部经典文献中,马克思着重从认识

论角度批判拉萨尔“劳动超自然创造力”的论断,从实践论角度揭穿拉萨尔“劳动所得平等分配”的幻想,从价值论角度驳斥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

一、批判拉萨尔“劳动超自然创造力”的论断

拉萨尔给劳动强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宣扬“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其狂热鼓动劳动人民的真实目的在于诱导劳动者放弃革命原则而埋头苦干。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能够把握住历史的本质,并形成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2]。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劳动力属于自然力的一部分,且劳动还要受到人类社会的影响。就劳动的作用而言,劳动者占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是一件天然合理的事情。

拉萨尔的追随者在《哥达纲领》中鼓动劳动,实际上是“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3]428},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有着天然的合理

性。从唯物史观视角来看,劳动者作为劳动产品的创造者而天然地应当享有财富。但当时的德国政局由容克地主阶级把持,1871年德国统一前受拉萨尔主义蛊惑的工人阶级堕落为容克贵族牵制资产阶级的工具;德国统一后,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共同的利益合流,工人阶级则成为二者的合伙人。对此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力的本性,他们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获取物质文化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之一,劳动者应该天然地占有财富、不应该天然地被剥削,而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并非天然地就应被供养。由此,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的准确阐释,在理论层面确立起劳动者之于社会发展的真实价值,并在实践层面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应有的社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尊重劳动是确立劳动者应有地位的开端。劳动创造了人类,因此可以把劳动当作人类实现由猿到人进化的总开关。唯物史观创立后,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探讨逐渐由自然科学领域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恩格斯以劳动为线索,阐述了劳动创造人本身的过程。恩格斯在达尔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完成手和脚分工是猿类“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4]551},并深刻阐明劳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劳动使猿类从手到脚、从大脑到语言都发生质的变化,这些质变促进猿类逐渐完成向人类过渡。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550}恩格斯的科学论述使“自然—劳动—人—社会”关系得以明晰。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也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人类之所以能超越动物性来开发利用自然,关键在于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脑机能“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560},因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具体而言,要尊重劳动者和劳动规律,充分认识并把握劳动的价值。劳动的光荣体现在它的重要性上,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289}。众多劳动者凝聚起建设社会大厦的基础性力量,他们切实以体力和脑力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任,没有他们的努力付出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因此必须尊重劳动者、肯定劳动者、爱护劳动者,

劳动者之间也应相互支撑、相互爱护。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并尊重劳动规律,正确看待劳动的价值。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要按照劳动规律去从事劳动活动。若是不按劳动规律办事、不对劳动价值做充分估计,必然会受到劳动规律的惩罚,使劳动成为无效的、无益的劳动。

马克思通过分析批判得出,自然界是先于劳动存在的财富的第一源泉。在《哥达纲领》中,拉萨尔派遵循拉萨尔的遗嘱,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中就引用威廉·配第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来说明劳动只有同物质资料相结合时,也就是劳动在拥有一定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才具备使用价值,才能创造财富,因而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428}。这是因为自然界、劳动二者都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而使用价值构成物质财富。事实上,由于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而劳动本身作为劳动力的表现属于自然力的一个类别。使拉萨尔这一说法有意义的唯一条件,就是劳动者充分占有自然界,能充分支配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3]428}。也就是说,任何劳动者只有在对自然界中的物质资料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时,其劳动才能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即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空谈抽象的财富和价值,仔细界定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也就指明物质资料的有用性在于物质资料本身和其所有者施加在它身上的劳动。因而劳动只算是财富的源泉之一,且自然界是先于劳动存在的财富的第一源泉,人的劳动和自然界结合才能创造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物质财富。因为人的劳动难以单独地创造财富,自然界提供的原材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人的劳动更关键。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只有两样东西,即自然界和人的劳动,人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劳动逐渐创造出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而可以说一切产品、商品、资本、权力和文化等都是人的劳动与自然界相结合的衍生物。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之处,体现在高度称颂人的劳动的同时,尊重人的自然属性,能够看清人的劳动受自然界这一前提条件限制。过度宣扬劳动的重要性,

并不能使财富有所增加,反而是一种违背客观事实的表现,有可能造成劳动者的盲目狂热,或许这种狂热正是拉萨尔这个“工人独裁者”的重要遗产。

随着商品经济产生,人的劳动不单单受自然界限制,也要受人类社会限制。财富从本质上来说是使用价值,当商品出现时,商品生产者追求交换价值而消费者追求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构成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的存在要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统一。在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劳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社会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劳动是社会的支柱,社会离不开劳动,而不是劳动离不开社会。因此,必须通过劳动来审视社会,并且要透视社会来考察劳动。社会优良与否,应该由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社会收入和生活状况来决定,由此来调整社会中不利于劳动发展的因素。社会虽然不能作为评定劳动的前提,但却可以通过透视社会来考察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拉萨尔忽略自然界空谈劳动的做法,是因为要揭露拉萨尔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那套虚假社会理论。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劳动生产,更不能凭空创造财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唯一的财产就是自身的劳动力,不得不成为物质条件占有者即资产阶级的奴隶^[3428]。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所需的物质资料被资产阶级占有,劳动者不拥有劳动资料的所有权,而劳动者若要获得劳动资料的使用权则需要经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即资产阶级的允许,劳动者的自主性只存在于在劳动力价格上讨价还价的缝隙。失去劳动自主权的工人阶级,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奴隶”,资产阶级支配着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和生存权。

二、揭穿拉萨尔“劳动所得平等分配”的幻想

拉萨尔认为,通过社会劳动创造的财富即“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原则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这种平等分配幻想,实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热。在马克思看来,不论什么时代进行劳动分配都必然要受到劳动过程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制约,也要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种分配方式。

马克思深刻揭示出,拉萨尔的劳动所得平等分

配设想不过是一种幻想。“劳动所得”在空想理论家这里,似乎天然地属于一切社会成员,但他们把社会作为劳动的前提,因此提出劳动分配要先把“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单独且优先划出,剩余部分才分配给各个劳动者。在他们看来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于是首先要满足政府和政府的各类依附机构的分配要求;而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的基础,因此私有者的分配要求紧随政府之后。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之于劳动的重要性,但惯于前提批判的他会深入到本质层面,因而能超越空想理论家。在他看来,消费资料的分配以生产条件本身分配为前提,而生产条件分配则表现出生产方式的性质^[3436]。也就是说,生产决定着消费和分配。消费资料(即拉萨尔所说的“劳动所得”)的分配定然要服从于生产要素的分配,“非劳动者”因占有生产资料必然要绝大部分占据消费资料。由此马克思指出了阶级社会中劳动与财富、文化的关系,社会化劳动造成劳动者贫穷、知识匮乏,也造就非劳动者的财富和文化^[3430]。正是因为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及其辩护士有意颠倒劳动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劳动者为“非劳动者”拼死劳动成为天然合理的存在。由于“非劳动者”确立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又取得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因此劳动者的勤劳劳动成为“非劳动者”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若是改变生产要素分配状况,使劳动者能够以集体的方式占有生产的物质条件,那同时就要创造出一种与之适应的消费资料分配方式。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阶段,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脱胎于旧社会,因此可以在除开公共基金支出后按照劳动量进行分配,那时所有人除消费资料外没有任何个人财产,但他也指出这种按劳分配本质上仍属于资本主义框架内。也就是说,商品经济规律仍然适用于这个社会形态,此时的平等分配依然不能顾及到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差异。

在马克思看来,不应当简单空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只有分析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劳动”才会有意义。拉萨尔所宣扬的不折不扣平等分配事实上是“有折有扣”的。除开“非劳动者”摄取的大多数

消费资料,再来看劳动者们内部的分配。在每个劳动者获取“劳动所得”之前还有扣除许多项目(这当然不会从“非劳动者”摄取的份额中扣除),如此才开始轮到劳动者间平等分配“劳动所得”。拉萨尔之所以提出要使一切人进行不折不扣地平等分配,事实上是把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等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纳入到劳动者的范围。如果要维持这样一种“非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稳定局面,那么就相当于承认了阶级差别上的不平等。因此,拉萨尔所宣扬的平等的劳动分配相较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但却已经渗透进工人阶级内部用于蒙蔽工人阶级。马克思看出,拉萨尔所言的平等分配的权利,依然没能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拉萨尔简单地认为权利的本性在于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也就是劳动。但不同的个体若是用同一尺度从同一个角度去衡量,也就统一成为劳动者,这时若不考虑个体差异而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就会造成新的不平等。比如有些劳动者已婚、有些劳动者未婚,有些劳动者子女多、有些劳动者子女少,如果完全撇开劳动者的其他社会角色而按照机械的方式平等分配,那就会形成个体间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若是要避免这些情况,劳动分配“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3]435}。拉萨尔所谓的“劳动所得”,实质上是“一个模糊概念”^{[3]432}。由于要在“不折不扣地劳动所得”中扣除各种支出部分,这样一来拉萨尔所宣扬的抽象的“公平分配”就难以成立。只有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真正在价值层面上实现“公平的分配”。但这决不意味着对社会现状无动于衷或使社会现状恶化,而是更应当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从一定历史阶段来看,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矛盾的抽象反映。由于种种因素导致劳动概念泛化,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界限趋于模糊,这当然避免了简单划分阶级和阶层造成的困扰,但也使劳动者争取自身权益的主动性逐渐消弭。因此,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劳动分配总要先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一些诸如政府人员、应付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

般管理费用等一些难以避免的开支,然后才在劳动者群体中进行按劳分配。这种包含着劳动者群体在内的分配阶段,一般被看作初次分配。要在对社会总产品的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就要在持续发展生产力以使社会总产品更为丰富的基础上,降低一些非劳动报酬即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支出比重。

马克思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分配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的那种平等的劳动分配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3]435}。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和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方式,只能争取劳动量上的平等,难以避免在满足全部个体需求上产生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劳动分配权“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435}。在弄清楚劳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后,就不应该像拉萨尔那样开历史的倒车。马克思认为,消除阶级差别,便可以同时消除“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3]442}。恩格斯也指出,地域间的差异虽然可以逐渐缩小但难以根本消除,因此“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很成问题^{[3]414-415}。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没有对未来世界确立起明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清晰的客观逻辑”,也没在实践层面找到创造未来之路^[5],他们当然不能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不合理的奴隶式的分工终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再对立,劳动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力得以完全释放,公有财富的一切源泉即实现劳动自由时,按需分配就会成为社会的旗帜。

三、驳斥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

拉萨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废除“铁的工资规律”是劳动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在国家政权协助下发展工人合作社,主张工人阶级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普遍的直接的选举当中。马克思指出,任何规律都不可能废除,只有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工人阶级的

贫困状况。

拉萨尔在根本上倾向于雇佣劳动制度。在拉萨尔生前,他就在《公开答复》中阐述了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工资铁律在于工人的平均工资始终在满足自身和繁衍后代所需的数额标准上下波动^[6]。这就是说“铁的工资规律”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因此只需废除工资制度及“铁的工资规律”就能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出。马克思指明:“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3][44]}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驳斥了资本家在政治领域取得支配工人阶级的地位并在经济领域获得榨取剩余价值的正当性。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的出路不在于废除表面上的工资制度和工资规律,关键是要从根源上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运行的雇佣劳动制度。若是把这一剥削制度连根拔起,就自然废除该制度的运行规律,而不管这一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拉萨尔从康德那里抄来“铁的”一词,而其“铁的”规律的论据事实上是照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恩格斯也指出,“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是拉萨尔主义者“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如果论据是正确的,那即便把雇佣劳动制度废除也不可能打破这一规律,因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必然要遵循规律行事。总的来说,马克思从头到尾的批驳使“铁的工资规律”轰然失效,拉萨尔理论的荒谬性暴露无遗。可以看出,拉萨尔主义者妄图掩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剥削的事实,从行动上表明他们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心存幻想。

马克思指出,劳动使人获得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7],这表明劳动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劳动是推动人类历史演进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认了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

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马克思在阐述人的“类本质”属性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解人存在的思维方式^[9],他的劳动思想科学论述了劳动对人类历史和个体发展的意义。对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劳动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使人类在自然界得以获取更多食物和自我防御;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则让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类由此开启农耕生活;奴隶社会的青铜器是人类对金属工具的首次使用,青铜货币的出现加速了商品流通;封建社会的铁器,为人类开辟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蒸汽技术、电气技术、电子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则让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对个体发展而言,劳动造就人、发展人,使人得以自我确证。“现实的个人”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发展自我和成就自我,任何人一旦离开劳动就将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一个良性社会必须保证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种发展虽不是自由全面发展,但足以使劳动者劳有所得、劳有所获,并能使他们更加接近自己的美好生活追求。

马克思把废除私有制而实现劳动解放视为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核心前提。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劳动解放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与自由。人的解放状态应当是:可以发挥自身本质力量,自由地从事创造性劳动。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劳动解放思想时,既关注劳动解放的现实障碍,也指明了扫除这些现实障碍的方式。马克思曾经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向,创立唯物史观这一“批判的武器”,并用这件武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0][14]}这种解放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因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31]}。马克思客观指出,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也曾是革命阶级,当封建主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社会阵地时,资产阶级也曾开展过诸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之类的革命行动,这些行动也不可谓不轰轰烈烈。但在大工业时代成

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又是革命的,他们“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13]437}。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的做法,指出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目的是能够进行斗争,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其所处的国家。因而工人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就工人阶级追求的斗争结果而言,拉萨尔主张“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并以此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13]439}。拉萨尔不能直面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长期存在的现实,这种斗争在理论层面上也一直存在,马克思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公开批判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就是理论斗争的一种表现。恩格斯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同马克思类似,他认为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561}。历史上的一切失去革命性的阶级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先进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并对旧阶级发起猛攻,才能确立政治领导地位并掌握革新生产方式、废除旧制度的强大力量。生产方式的更新,必然伴随着新制度的建立。在马克思这里,未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以劳动解放为基石,劳动者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劳动价值随着劳动成果按需分配和劳动本质力量解放而得到完美升华。

马克思对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批判内在地贯穿于他发展唯物史观的思想进程中,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与拉萨尔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复杂且艰巨的过程。拉萨尔及其拥护者看似坚决彻底,词句背后隐藏的却是妥协投降,因此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需要革命者继承发扬马克思那种坚韧果敢的品质。这一批判展现了马克思理论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也彰显出马克思坚持科学理论的彻底性。马克思

对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批判,并非停留在揭露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荒谬和空想层面,而是在分析批判后为工人阶级指明科学奋斗方向。马克思从理论前提、阶级前提和历史前提出发,基于三重维度对附着于拉萨尔劳动经济理论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整体性揭露与驳斥,警醒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划清界限并做坚决斗争。他着重批判拉萨尔“劳动超自然创造力”的论断,科学剖析劳动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揭穿拉萨尔“劳动所得平等分配”的幻想,探讨实行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社会历史条件;驳斥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为废除私有制而实现劳动解放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罗成翼,刘翠峰.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3,23(1):45-51.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旷三平.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自向度[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4-21;204.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28-329.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 [9]黄秋生,陈元.马克思关于近代中国的论述: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书信集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4(4):25-34.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